

《我的疯狂世纪》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疯狂世纪》

13位ISBN编号：9787536073429

出版时间：2014-11

作者：[捷克] 伊凡·克里玛

页数：436

译者：刘宏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我的疯狂世纪》

内容概要

《我的疯狂世纪》

作者简介

《我的疯狂世纪》

精彩短评

- 1、希望战胜理智，热忱战胜审慎，个别经历战胜生活经验。斗志昂扬的人群散发着某种魅力，不仅他们自己，就连那些恐惧的旁观者们也感觉到了这种魅力。这种魅力是惊人的，令他们感到恐惧，使他们丧失了阻止事件继续发展的意志，他们相信那些人具有绝对的破坏能力。
- 2、大量给读者陷入沉思的片段~
- 3、如果让我列一个书单，今年的年度好书里一定会包括伊凡·克里玛的《我的疯狂世纪》。克里玛和昆德拉及哈维尔并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的三驾马车，可在中国的名声却远不如后二位响亮。或许是从未离开过本土写作的缘故，克里玛可能更关注的是捷克本民族的故事，以及其中所反映的民族希望与伤痛。这大概使得其作品被忽略了。但一旦看了他的文字，尤其是这本自传性质的回忆录之后，人们大概会深深喜欢上这个民族性极强的作家。他身上有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不服从于现政权，反抗，并给人以独立、自由之启迪。
- 4、其实当一个人一无所知时，他应当努力去了解。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他至少应该保持沉默。
- 5、本来以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却完全误会了。那些所谓的伟大领袖。历史何其相似。
- 6、每节最后的评语不是很有兴趣了。社会主义国家都那个样子，主要是给西方人看看。
- 7、有些句子很难理解，可能是翻译原因，也可能是删改原因。但总体上觉得翻译马马虎虎。从犹太集中营、社会主义革命到退党的回忆录。
- 8、关于集权的思考太到位，让你感同身受。
- 9、好沉重的社会主义时期。20161210。
- 10、对集中营的故事以及如何进入文学世界的故事感兴趣。
- 11、喜欢克里玛远胜于昆德拉（读的第一本他的书）

1、一天早上，赫淮斯托斯把所有在码头的船舶都钉住。我们仍然是神的儿女，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将船锁住的铁链，因为显而易见，一个明显的连接纽带使所有的船和码头之间有了明显的距离。我们中间没有人知道这些船也有相同的使命，而当船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时，会产生比用锁链拴起来更大的内聚力。这个是水手告诉我们的，他们没有工作，游荡在我们的城市，经常喝醉酒。当他们喝醉时，告诉我们这个，因为只有在那时候他们不提防赫淮斯托斯的孩子们。当我们去问父亲他们说的是否是真的时，父亲将他们所有人处死了。我们的父亲希望我们能幸福快乐，他总是担心一些思想会夺走我们的平静或者家庭成员间的理解。当他去世时，他相信自己做到了。但是我们，我们没有感到幸福，我们刚刚脱下丧服就跑向码头，为了能够将所有的船放出海。但是这些船已经腐烂老朽，而且没有水手能够维修它们。赫淮斯托斯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纳粹德国曾经亲手把欧洲打成一个地狱。法西斯，希特勒，种种恶行已到极限，突破了“恶”的界限。此时，“恶”不再为恶，伪装成“善”，因为传统价值观念被肢解，饿的秩序在这片大地上登上了王座。善？亦或恶？极限已破，边界便无。“1942年召开的万湖会议决定要在所有占领区彻底灭绝犹太人，据历史学家马克罗斯曼介绍，大部分与会者拥有相当的学位，一半以上的人获得过博士学位，其中最多的是法律博士。”这是无法解释的，但却绝非是偶然的。希特勒当年只是一个不得志的艺术家，墨索里尼年轻时不过只是一名教师，而更多的人，为这个恶魔机器的运转添砖加瓦的人，作为众多齿轮中的一颗，小到一个集中营的看守，曾经都可能只是一位平凡、善良的公民。智力盲区？平庸之恶？一切的辩解都不再重要，但我们却可以看到，在政客们狂热的理想下，秩序被颠覆，善恶成了任意被玩弄的道具。然而其他人，不论是被卷入战争中数以千计随随便便就能死亡，而且无法留下任何痕迹的士兵、民众，还是被统治者利用举起机枪扫射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军官们（他们知道战争结束被审判之日才醒悟自己的罪行），这些人都是最为廉价的牺牲品。善？亦或恶？和平降临了，在法庭正义的审判前，那种种极度黑暗的历史余与恶行却是永远无法定罪的。法律只是限度之内衡量道德的尺码，如今界限已被打破，我们无从丈了。死刑，是苍白的，更是无效的。惩恶扬善，如今观之而已。人天生倾向于二元世界观，于是大部分宗教塑造了天堂和地狱。然而生活中不仅仅是善与恶的较量，常常只是两种不同的恶之间的较量。法西斯灭亡了，苏联在斯大林的带领下攻占了柏林。自由的时刻到来了，人们从集中营中被解放出来，重见光明。在沸腾的欢呼声中，德国人逃窜的落魄，被随心所欲的清杀显得微不足道。“德国国土之外的大部分德国人被逐出家园，没有人过问他们是否犯过罪。德国人同不久前的犹太人一样，只允许携带少许行李，他们迁移的目的地不是毒气室，只是到支离破碎的德国，许多被迁移者在不久前还对德国的罪行视而不见并把那里视为乐土。”“在我国德国人中，有几千名没有犯过任何罪，或者说他们绝对没杀过人，但捷克复仇者们仍以报复为借口将他们屠杀，或将他们活活饿死、累死。这是谋杀，因为未经审判只是在复仇的名义下将人杀死，这不是处决，而是谋杀；这样的谋杀在沉默中被赦免。”（p66）善？亦或恶？我们再次迷糊了。伪装成正义的报复已堕入深渊，成为另一种邪恶的开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这是受民众拥护的，人民要当家作主。然而同纳粹、帝国主义一样，这种新型体制也露出了极权主义的端倪。社会主义浪潮下，作为个体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漫天飞舞的标语与口号，以及人们狂热的宗教般的信仰。斯大林，与不久之前的希特勒一样，被人们托举到了至高无上的领袖的王座上，将要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只不过，这一次形式变了，不再是通过战争与肉体的凌辱，而是通过思想的洗脑与精神的禁锢。“两次世界大战中间，在我国享有受到很少限制的新闻自由（和对文学的夸张的兴趣），在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们的推动下，出现了几十个文学流派和团体。”“二月政变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了唯一被允许的流派，所有作者们顶多被按照年龄、地域区分，最后是按照他们投稿最多的杂志来区分。”（p369）在这个没有属性的人文主义中，知识分子的背叛显得尤为可悲与恐怖。因为精神的空洞比肉体的凋亡更要残忍与邪恶。人创造的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复杂。人们互相玩弄利用，却无人笑到最后。正与邪的交锋一次又一次，更替遍又一遍，却永远无法定格成为永恒。更可怜的是我们这些幼稚的常人，常常被搞得晕头转向，难辨道路，只能生活在一套自编自导的善恶秩序的笑话般的剧本中。也许我们都只是赫淮斯托斯的孩子们，从未满足于从父亲的欺骗那里得来的虚无的幸福，等他一死，我们跑向码头，放船出海。只是，这时候早已物是人非，船只腐烂老朽，再也无人能修理。乌托邦是我最想去的地方梦想家是最想成为的人你也许说我在做着梦但做梦的不只我一个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John Lennon David Freyd 2016.10.6

《我的疯狂世纪》

2、很多细节，发人深省。比如作者和他英文老师的对话：我设法搞到了加缪的《陌生人》和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这两部小说令我激动不已。有一次我在有轨电车上碰到了英文老师马克。他问我，学什么专业，学得怎么样。在我向他描述了外国文学课的内容后，他告诉我他并不意外。他接着说：“知道吗，克里玛，那些想束缚自由精神的人，首先会破坏教育。因此德国人曾关闭大学，因此今天把伟大的精神说成洪水猛兽，扭曲世界观和价值观。目的是破坏教育的根基。谁想获知真理，必须回到问题的根源（拉丁语）。我不需要为您翻译了，您曾经学过拉丁语。那些想束缚自由精神的人，首先会破坏教育。作者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问题的关键，那位老师的话，直到今天，还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我的疯狂世纪》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